



鼎湖湾的生态意象

■张恒

假如，能够跃上正在天空飞翔的苍鹰高度，视线里的河南灵宝鼎湖湾湿地定像一幅诗意的山水长卷，铺展在黄河之滨，景意幽深，气韵悠远。

湖泊澄碧，苇荡连绵，堤堤蜿蜒，百鸟翔集……此时的鼎湖湾湿地，清雅、恬淡，独特的生态系统带给人一种与自然相融的惬意情怀。鼎湖湾的气质和意境不是一朝一日就能被孕育出的，必定是经过历史的演化、时间的蕴积，以及文化的浸染。

湖边一块岩石，蘸着水气，显露着浅淡的纹理，仿佛是一篇碑文。或许，当初唐代诗人李白路过此地时，这座岩石就临水而立；明代诗人彭刚经过此地时，这座岩石就是这样的姿势；唐代诗人姚合在此地小憩时，这座岩石就目睹了诗人在河上亭题写诗文的情景……也许，细细品味石头上的纹理，就能读出李白诗句“鼎湖流水清且闲”的寓意，就能读出彭刚诗句“鼎湖烟树接孤城”的意象，就能想象出姚合《题河上亭》一诗对应的大致景色——“亭亭河上亭，鱼脚水禽鸣。九曲何时尽，千峰今日清……”

鼎湖湾湿地，是大自然孕育的宝藏，是灵宝人生态禀赋的构想，她的美早已融入古人的笔端。无论是湖泊、滩地，还是草甸、树木，抑或是泥土和石头，都浸润着大自然的烟雨迷雾和历史人文的情感色彩。因为伴随黄河从历史中走来，其内涵更广阔、气韵更幽深，有一种超然的生命境界。

鼎湖湾湿地的底版就是黄河漂洗的一张宣纸，鼎湖湾湿地的生命就是黄河基因的繁衍。在鼎湖湾湿地，与诗画交融，与自然生命同行，是一种全新的精神体验。那些最有灵性的植物，鲜润养眼，仿佛夺了整个湿地的活力。在枝头，在叶面，挑起一个又一个晶莹的太阳，聚起一个又一个清浅的湖泊，张开一个又一个温软的情怀。无论在何处，木本的清颜和草本的清香都会如影随形，湿地的风情弥漫在人的四周。这里的植物虽然不知道有多少种，许多甚至叫不出名字，但无一不在舒展着自己的身躯，水沿下、栈道边、花丛处、绿篱旁……只要有泥土的地方，就有她们飘逸的身姿。

这里拥有我国北方少有的大片芦苇荡，面积足有万亩之广——与那些树相比，气势大得多；与那些草相比，茎秆高得多。仿佛整个湿地都有芦苇的影子，俨然湿地第一大家族。人望一眼，便心生敬畏，脑海中便生出许多想象，总觉得湿地里许多神秘要素都隐藏在茂密的苇荡中；还叫人联想起灵宝这座城市，以及这座城市的人。

似乎能想象出，早些时候，苇洼里那浓重的嫩绿渐渐褪去，一层蒙蒙融和的黯绿从水面向上蔓延。阳光经过湖的折射和水的浸润后，铺洒在丰满的苇穗上，泛起一层亮眼的光泽，于是，苇尖上挂起一抹淡淡的红颜。满眼的苇草，摇曳的不仅是一种自然风景，还摇曳

着思想的风帆。还可以想象，到了深秋的时候，黄河的季风会一阵阵卷向这里，苍茫的芦苇丛里，灰白的芦花翩然若雪，在黄昏落日余辉的映衬下，洋洋洒洒，朝着落日的方向追逐而去，渐成极富内涵的意象。这样的意象带给人的不仅是启迪、是哲理，更有思维的穿越。

在鼎湖湾，总有和芦苇相融的欲望。那些历经沧桑的芦苇，是否就是黄河在水一方的蒹葭转世？凄凄深处藏有多少前世今生不为人知的秘密？这里的芦苇看似轻飘，却凝重厚实，闪耀着阳光般的睿智，透射着生命底蕴和岁月古意，有超越一切悲喜苦痛的旷达胸襟。握住一片窄窄的芦叶，仿若翻阅哲学经典中的句子，思想迅

即融入一种规范的体系和严谨的学说，自由和情绪，就像黄河奔涌的水流，终归顺势而为。大概因此，才有了鼎湖湾湿地的诗情画意，才有了鼎湖湾湿地厚重的文化底蕴。可以这样说，鼎湖湾湿地的芦苇就是生命智慧的象征，读懂其就读懂了一种彻悟灵透的人生，就读懂了自然法则和生命规律。

苇洼深处，有各种水鸟在鸣叫，使得鼎湖湾湿地生命涌动。据说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小天鹅、丹顶鹤、灰鹤、鸳鸯、鸿雁、白冠鸡、大雁等候鸟及珍禽在这里繁殖栖息，构筑湿地巨大而无形的生命磁场。它们用音乐般的清脆鸣叫，唤醒湿地，迎接每一个走进湿地的人。这些鸟，用明亮的眼眸，折射一洼芦苇的美丽，浓缩一座湖的影像，释放一片湿地的能量。在湿地，用心灵倾听鸟的和鸣，用思想凝望鸟的飞翔，既是一种精神享受过程，也是将灵魂置于至高无上境界的过程。

苇洼边缘，一只鹭鸟带着雨的湿意立在树桩上面，纹丝不动，呈现一幅画的构思、一首诗的意境。即使有风吹来，有人走动，它也从容不迫，淡定高雅。而更多叫不出名字的鸟，捎着一声声啾啾在空中盘旋，然后俯冲下来，遁入芦苇和其他植被深处，藏去许多让人想象不出的神秘和悬念。

因为有了鸟，鼎湖湾湿地也像生了翅膀，其意境便延伸到天空。其实，这不仅是一片湿地的意象，也是一条河、一座城市的意象——腾飞的黄河，腾飞的灵宝。



闲思随笔

■刘峰

秋越来越深了，故乡的核桃又该成熟了。核桃树生长在村后的山里，很有些年头了。俗语云：“桃三杏四梨五年，想吃核桃得九年。”这些核桃树，有的是人栽，有的是野生。粗者，如水桶，由于岁久年深，被攀上了苍藤野蔓；细者，生在岩隙里，那是风或小兽播下的种子，见雨即生，见风而长。

平时，这些核桃树是寂寞的，不大引人注目。然而，当秋天的样子丰满时，累累的果实缀在枝头，核桃树便立即吸引了大人小孩的目光，成了大家眼中的“摇钱树”。

在我的少年记忆中，那年代外出打工的人很少，一到打核桃时节，山谷里不时传来“噼噼啪啪”打核桃的声音，在寂寞

的山间回荡着，传得很远很远。一听到这个声音，大家心里明白：该行动了，不然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！

此时节的核桃树，最好辨认。走在山道，当看见青色的鸡蛋大小的果子缀在枝头，沉甸甸地迎风摇曳，十有八九是核桃树。“白露白露，核桃撑破肚。”当再近些，只见有些成熟的果子，青皮裂开，露出金黄色的果核，确认是核桃树无疑，于是开始爬树打核桃。

上树打核桃，是一桩比较危险的活儿，需要脚力稳、膂力强、眼力好。只见一个“孩子王”平地跃起，双手抱住树身，一纵一纵向上蹿，身手敏捷如猿猴。到了树上，他接过伙伴们递来的竹竿，如履平地一般，在一根根枝条上行走，当喊一声“开打啦”，就一竿子下去，核

桃簌簌而落。

打核桃须用巧力，切忌蛮劲，这样才能事半功倍，而且不伤树。当遇上炸了壳的核桃，将竹竿轻轻一触，它们就乖乖掉下；当看见青幽幽的、未炸壳的核桃，须狠狠打下去，让它们脱落枝头。往往一天下来，打核桃的人，会手酸臂麻，如坠巨石。

趁树上打核桃人稍憩的间歇，我和小伙伴蜂拥而上，将一枚枚青莹圆润、玲珑可爱的核桃拾进柳筐，连草丛、石隙、树根等处也不放过，一边捡，还一边唱：“白露到，竹竿摇，小小的核桃满地跑。”在捡拾过程中，我们难免会接触核桃皮的汁液，由于有时忘记戴胶皮手套，时间一长，一双白嫩嫩的小手会被次弟染成淡青、青绿、青黛、乌青，需要一两个月才能自然褪去。

新摘的青皮核桃被搬回来后，堆在家家户户的院子里，像一座座小丘。丰收的喜悦，洋溢在人们的脸庞上。为了提高剥核桃效率，青皮核桃先要用艾草或细沙“捂”上几天，待青皮变软发酥，再用小木槌一敲，核桃就会从紧裹着的青皮里跳出来。当再敲下去，“喀嚓——”白白胖胖的核桃仁呈现在眼前。我赶紧将新鲜的核桃仁放进嘴里，轻轻一咬，只感觉一缕山林秋果特有的香脆嫩爽之味驻在舌尖，齿颊生香，回味无穷，令人难忘。

趁天晴，家家户户将洗净的核桃摊在芦席上，晾晒在院子里。只见蓝莹莹的秋空下，一片片灿烂金黄，成了山乡一抹特有的风景。

核桃打下来没多久，中秋节就要到了。母亲除了打月

饼，还做核桃酥。首先将核桃仁烤熟，放凉碾碎备用，然后将面粉和小苏打混合，加蔗糖与蛋液，并淋上一匙猪油，倒入碎核桃仁，搅拌均匀，揉成面团；最后揪下一小团一小团作剂子，拍成扁圆状，贴在炉内慢慢烘烤。当见此酥色泽变成金黄，香气四溢，便轻轻取出；咬上一口，内酥外脆，香甜味美，令人百吃不厌。

当然，节日的餐桌上，也一定少不了核桃炒肉片、核桃炖鸡汤、拔丝核桃等美食，这让长大后成为游子的我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忘不了家乡，忘不了妈。

一枚小小的核桃，就这样包裹了乡情、乡音、乡思；一支长长的竹竿，就这样撑起了山乡秋季的纯真、欢乐、丰收。而今夜，它又一次惹起了我的乡愁，敲打着我的无眠……

秋深打核桃